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二十五

金史卷八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一

張通古　張浩

張汝霖　張玄素

張汝弼　耶律安禮本名納罕

納哈塔椿年本名烏頁　祁宰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善屬文遼天慶二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遯去屏居興平太祖定燕京割以與宋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下宗望復燕京侍中劉彦宗與通古素善知其才召為樞密院主奏改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尚書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高慶裔設磨勘法仕宦者多奪官通古亦免去遼王宗幹素知通古名惜其才遣人諭之使

自理通古不肯曰多士皆去而已何心獨求用哉宗幹為論理之除中京副留守為詔諭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陜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馬欲北歸宋主遽命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拜起皆如儀使還聞宋已置戍河南謂送伴韓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興師問

罪將何以為辭江左且不可保況齊乎肖胄惶恐曰敬聞命矣即馳白宋主宋主遽命罷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宗幹且曰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曰是吾志也即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未幾詔宗弼復取河南通古請先行至汴諭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謂通古曰宋人先退詐也今開將自許宿來襲我通古曰南人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廼使人覘之宋人果潰去宗弼撫髀笑曰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河南平孫進詐稱

皇弟按察大王謀作亂是時海陵為相内懐覬覦欲先除熙宗弟胙王常勝因孫進稱皇弟大王遂指名為胙王以誣搆之熙宗自太子濟安薨後繼嗣未定深以為念貴摩后多專制不得肆意後宫頗鬱鬱因縱酒往往迷惑妄怒手刃殺人及海陵中傷胙王熙宗以為信然不疑遣護衛塔斯就汴京鞫治行臺知熙宗意在胙王導引孫進連屬之通古執其咎極力辯正及孫進引服蓋假託名稱將以惑衆規取財物耳實無其人也塔斯奏狀海陵譖之曰塔

斯且將徼福於胙王熙宗益以海陵為信遂殺胙王并塔斯殺之行臺諸人乃責通古曰為君所誤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䕶罪死賢於生海陵既殺胙王不復緣害他人由是坐止塔斯行臺不坐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王以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封瀋王海陵御下嚴厲收威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

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為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為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為儀表何不師之召法寶謂之曰汝既為僧去住在已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懼不知所為海陵曰汝為長老當有定力

今乃畏死耶遂扵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正
隆元年以司徒致仕進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九通古
天資樂易不為表襮雖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子沉天
德三年賜楊建中牓及第

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本姓高東明王之後曾祖霸
仕遼而為張氏天輔中遼東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
浩為承應御前文字天會八年賜進士及第授秘書郎
太宗將幸東京浩提點繕修大内超遷衛尉卿權簽宣

徽院事管勾御前文字初定朝儀求養親去職起為趙州刺史官制行以中大夫為大理卿天眷二年詳定內外儀式歷户工禮三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田瑴黨事起臺省一空以浩行六部事簿書叢委決遣無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補除彰德軍節度使遷燕京路都轉運使俄改平陽尹平陽多盜臨汾男子夜掠人婦浩捕得榜殺之盜遂衰息近郊有淫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强宗黠

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海陵召為戶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天德二年丁母憂起復參知政事進拜尚書右丞天德三年廣燕京城營建宮室浩與燕京留守劉筈大名尹盧彥倫監護工作命浩就擬差除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詔發燕京五百里內醫者使治療官給藥物全活多者與官其次給賞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為中都改析津府為大興府浩進拜平章政事賜

金帶玉帶各一賜宴于魚藻池浩請凡四方之民欲居
中都者給復十年以實京城從之拜尚書右丞相兼侍
中封潞王賜其子汝霖進士及第未幾改封蜀王進拜
左丞相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
不明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
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
非養病之地也是以求去不許海陵欲伐宋將幸汴而
汴京大內失火於是使浩與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浩

從容奏曰往歲營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海陵問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諫乃婉詞以對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海陵雖喜其言而不能從也浩至汴海陵時時使宦者梁珫來視工役凡一殿之成費累鉅萬珫指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浩不能抗而與之均禮汴宮成

海陵自燕來遷居之浩拜太傅尚書令進封秦國公海陵至汴累月不視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諸將浩欲奏事不得見會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浩附奏曰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練習兵者以為千户穆昆而海陵部署已定惡聞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將發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于遼陽揚州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殺太子光英于南京浩遣户部員外郎完顏默音上賀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師

入見世宗謂曰朕思天位惟艱夙夜惕懼不遑寧處卿國之元老當戮力贊治宜令後世稱揚德政毋失委任之意也俄拜太師尚書令封南陽郡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時為首相不能匡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竭民力汝亦嘗諫故天下不以咎汝惟怨正隆而卿在省十餘年練達政務故復用卿為相當自勉毋負朕意浩頓首謝居數日世宗謂浩曰卿為尚書令凡人材有可用者當舉用之浩舉赫舍哩志寧等其後皆為名臣浩有疾

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中高衎及浩姪汝弼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入朝毋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或體中不佳不必日至省中大政可就第裁決浩雖受詔然每以退為請三年夏復申前請乃除判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請致仕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為始皇乎事遂寢是歲薨上輟朝一日詔左宣

徽使趙興祥率百官致奠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謚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子汝爲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浩甞稱之曰吾家千里駒也貞元二年賜呂忠翰牓下進士第特授左補闕擢大興縣令再遷禮部員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召見於香閣諭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爲降朕以刑部闕漢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試其能耳

如職事修舉當有陞擢爾父太師以户部尚書升諸相位由崇德大夫躐遷金紫卿所目見也當既厥心無忝乃父明年授太子左諭德兼禮部郎中先是知登聞檢院王震改禮部郎中世宗諭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禮官當選有學術士如張汝霖者可也於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别職擢刑部侍郎以憂解起復爲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世宗召謂曰卿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譽良吏奉法不爲表襮

必無所稱朕意亦然卿今為臺官可草其獘尋改中都路都轉運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俄轉吏部為御史大夫時將陵主簿高德温大收稅户米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為公正故登用之德温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

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幾復坐失出大興推官高公美罪謫授棣州防禦使頃之復為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如故是日汝霖兄汝弼亦進拜尚書左丞時人榮之後因朝奏日論事上前世宗謂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勵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辭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過舉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然常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

對曰古人有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魏徵所言守成難者正謂此也上以為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興府事上命汝霖但涓視事日且加輔導尋坐擅支東宫諸皇孫食料奪官一階久之遷尚書右丞是時世宗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薦進一日世宗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

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因顧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慙色二十八年拜平章政事兼修國史封芮國公世宗不豫與太尉圖克坦克寧右丞相襄同受顧命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禄大夫進封莘先是右丞相襄

言熙宗聖節蓋七月七日為係景祖忌辰更用五月受
外國賀今天壽節在七月雨水溢暴外方人使赴闕有
礙行李亡移他月為便汝霖言帝王之道當示信於天
下昔宋主構生日亦係五月是時都在會寧上國遣使
賜禮不聞有霖潦礙阻之說今與宋講好日久遽以暑
雨為辭示以不實萬一雨水踰常愆期到闕猶愈更用
別日參知政事劉瑋御史大夫唐古貢中丞李晏刑部
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完顏守道修起居注完顏烏哲同

知登聞檢院事孫鐸亦皆言其不可帝初從之既而竟用襄議時帝在涼陘初出貔諫院聯章言新喪中未宜其後冬獵汝霖諫之詔荅曰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事殊難同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為當矣一日帝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材耶時有司言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乞禁之汝霖謂王者之法譬猶江河欲

使易避而難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為不刊之典天下之人無不聞誦若令私家收之則人皆曉然不敢為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為便詔從之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許十二月卒時帝獵饒陽訃聞勑百官送葬賻禮加厚謚曰文襄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為說故言不忤而似忠也初章宗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畢事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

用未為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浸廣蓋汝霖有以導之云

張玄素字子貞與浩同曾祖祖祐父匡仕遼至節度使玄素初以廕得官高永昌據遼陽玄素在其中斡魯軍至乃開門出降特授世襲銅州明安天會間歷西上閤門使客省使東宮計司天眷元年以靜江軍節度使知涿州察廉最進官一階皇子魏王道濟遙領中京以玄素為魏王府同提點尋改鎮西軍節度使遷東京路都

轉運使改興平軍節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盜起玄素發民夫增築城郭同僚諫止之不聽未幾寇掠鄰郡皆無備而興平獨安世宗即位玄素來見于東京玄素在東京希海陵旨言世宗嘗取在官黄糧及摭其數事至是來見世宗一切不問玄素與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深然之遷户部尚書出鎮定武遂致仕年八十四卒玄素厚而剛殺人畏憚之往往以片紙署字其上治瘧疾輒愈人皆異之

汝弼字仲佐父玄徵彰信軍節度使玄素兄也汝弼初以父蔭補軍官正隆二年中進士第調瀋州樂郊縣主簿玄徵妻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有屬世宗納玄徵女為次室是為元妃張氏生趙王永中世宗即位于遼陽汝弼與叔玄素俱往歸之擢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御翠鑾閣召左司郎中高衎及汝弼問曰近日除授外議何如宜以實奏毋少隱也有不可用者當改之衎汝弼皆無以對自皇統以來内藏諸物費用無度吏夤緣為

姦多亡失汝弼與宮籍直長高公穆入殿色達王添兒閱實之以類為籍作四庫以貯之於是內藏庫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各進階頃之兼修起居注轉右司員外郎母憂去官起復吏部郎中累遷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詔徙女直明安穆昆于中都給以近郊官地皆撝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專為已有上出徽明安穆昆人前訴所給地不可種蓺詔拘官田在民久佃者與之因命汝弼議其事請條約立限令百姓自陳過限

許人首告實者與賞上可其奏仍遣同知中都轉運使張九思拘籍之上問高麗夏皆稱臣使者至高麗與王抗禮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襄對曰故遼與夏為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和用遼故禮所以然耳汝弼曰誓書稱一遵遼國舊儀今行之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上聞尚書省除授小官多不稱職召汝弼至香閣謂之曰他宰相年老卿等宜盡心汝弼對曰材薄不足以副聖意耳進拜尚書

右丞於是戶部糴官倉粟汝弼請使暖湯院得糴之上讓曰汝欲積陰徳邪何區區如此左丞相圖克坦克寧解政務為樞密使是日汝弼亦懷表乞致仕上使人止之曰卿年未老未可退也進左丞與族弟參知政事汝霖同日拜族里以為榮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許汝弼曰聖旨嘗許六十致仕上責之曰朕嘗許至六十者致仕不許未六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則可行否則當言卿等不言皆此類也久之坐擅增諸皇孫食

料與丞相守道右丞鈕祜祿額特將叅政張汝霖各削官一階上曰准法當解職但示薄責耳汝弼在病告上謂宰相曰汝弼久居執政練習制度頗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罷為廣寧尹賜通犀帶汝弼為相不能正諫上所欲為則順而導之所不欲為則微言以觀其意上責之則婉辭以引過終不忤之也而上亦知之且贖貨以計取諸家名園甲第珍玩奇好士論薄之二十七年薨汝弼既與永中甥舅陰相為黨章宗即位汝弼妻高

氏每以邪言怵永中覬非望畫永中母像侍奉祈祝使術者推筭永中有司鞫治高氏伏誅事連汝弼上以事覺在汝弼死後得免削奪

耶律安禮本名納罕系出約尼氏幼孤事母以孝聞遼季間關避難未嘗一日忘溫凊入朝當路者重其行義使主帥府文字授左班殿直天眷初從元帥於山西母喪不克歸葬主帥憐之賻禮甚厚安禮冒大暑挽柩行千餘里哀毀骨立行路嗟歎服除由行臺吏禮部主事

累遷工部侍郎改左司郎中天德間罷行臺尚書省入為工部侍郎累遷本部尚書明年冬為宋國歲元使被詔治鞫韓王亨獄于廣寧亨無反狀安禮還奏海陵怒旋安禮梁王宗弼故吏乃責安禮曰伯特有三罪其論額埒楚克有誓劵不當死既引伏其謂不足進馬及遣刺客二者安得無之汝等來奏欲測我喜怒以為輕重耳乃遣安禮再往與李老僧同鞫之老僧由是殺亨于獄海陵猶謂安禮輒殺亨以絶滅事迹親戚得以不

坐安禮之不附上刻下乃如此改吏部尚書䕶大房山諸陵工作拜樞密副使封譚國公遷尚書右丞進封邴國公轉左丞議降累朝功臣封爵密諫伐江南忤海陵意罷為南京留守封温國公安禮長於吏事廉謹自將從帥府再伐宋實貨人口一無所取貴為執政奴婢止數人皆有契劵時議賢之薨年五十六

納哈塔椿年本名烏頁初置女直字立學官於西京椿年與諸部兒俱入學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

俾上京教授貢嚕教之椿年在選中補尚書省令史累官殿中侍御史改監察御史海陵為相薦為右司員外郎編定新制海陵篡立以為諫議大夫椿年有酒失海陵使之戒酒遂終身不復飲改秘書監修起居注授世襲明安為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正隆初起上京諸明安於中都山東等路安置以勞賜玉帶閑廐馬奉遷山陵還為都點檢賜今名拜參知政事海陵謂椿年曰如卿吏材甚難得復有如卿者乎椿年薦大理丞赫舍哩

羅索海陵以羅索為右司員外郎未旬日海陵謂椿年曰吾試用羅索果如卿言惟賢知賢信矣羅索後賜名良弼有宰相才世宗時至左丞相號賢相焉正隆二年椿年薨海陵親臨哭之追封特進譚國公謚忠辨賻銀二千兩綵百端絹千足錢千萬以長子薩木哈為定遠大將軍襲明安次子哈達為忠武校尉及歸葬再賜錢百萬仍給道路費椿年有宰相才好推轂士類然頗營產業為子孫慮冐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大定中括

檢田土百姓陳言官豪占據官地貧民不得耕種溫都思忠子長壽椿年子明安薩木哈等三十餘家凡冒占三千餘頃詔諸家除牛頭稅地各再給十頃其餘盡賦貧民種佃世頗以此譏椿年云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疏諫其畧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

無道曽不十年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况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畫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巳嵗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固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

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籍其家産天下哀之綦戩宰壻也海陵疑奏疏戩為之辭曰實不知也海陵循杖戩召禁中諸司局官至咸德門諭以殺宰事明年世宗即位於遼東四年詔贈資政大夫復其田宅章宗即位詔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監公史擢尚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宗即

位贈之以官陛下録用其子甚大恵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謚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特居高官食厚禄者不為無人皆畏罪淟涊肎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為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為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

贊曰異哉海陵之為君也舞智御下而不卹焉君子仕於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恥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為無役不從為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納哈塔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衆之前然觀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徇國之

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

金史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二十六

金史卷八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二

杲本名薩里罕　諾延温都思忠子伊德

温都烏達　昂本名瓊都

高楨　白彦敬本名約索

張景仁

杲本名薩里罕安帝六代孫泰州博勒和之族和勒博
織之子雄偉有才畧太祖愛之常在軍中及博勒和為
泰州都統宗族皆隨遷泰州薩里罕嘗為世祖養子獨
得不遷仍居於按春水宗翰宗望凡再克汴執宋二主
北還宗望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棟摩攻下河間雄
州李成棄城走薩里罕邀擊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經
畧山東留薩里罕於河上而真定境內有賊衆自稱元
帥秦王薩里罕擊破其衆而戮之從平陜西境薩里罕

狗地自渭以西降德順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熙河降甘泉等二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瓊都討平河外降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河及樂州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屬於是木波族長等皆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環州來降得城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宗弼軍敗於和尚原上褒美薩里罕而戒勵宗弼膺宗已定陝西留兵屯衝要使薩里罕總之居無何請收劍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於沙會濼敗之遂

克金州連破吴玠諸軍於饒風關遂取真符縣取洋州入興元府敗吴玠兵於固鎮擒其兩將薩克蘇等破宋兵盡下諸砦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為元帥右監軍天眷三年宗弼復取河南薩里罕自河中出陜西既至鳳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在京兆西者甚衆諸將以暑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於涇州都元帥遣河南步卒來會軍薩里罕留諸將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敗宋兵於涇州宋兵走渭州巴爾斯追擊大敗之未幾

為右副元帥皇統三年封應國公賜賚甚厚熙宗出獵賜具裝馬二命射於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將還軍命宰臣餞之海陵升蒲州為河中府薩里罕為河中尹左副元帥如故自陝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即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聞其言色變薩里罕亦悔其言既而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官賞之海陵念薩里罕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

為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薩里罕至汴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托卜嘉無使薩里罕預軍事薩里罕不知每事輒爭之托卜嘉詭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托卜嘉今未嘗别奉詔命陝西之事托卜嘉固不敢干涉托卜嘉久在河南將帥畏而附之薩里罕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托卜嘉使還托卜嘉獨有附

奏薩里罕不得與聞人皆知海陵使托卜嘉圖之矣會海陵欲除遼王舍音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元帥府令史約索希海陵旨誣薩里罕父子謀反并平章宗義尚書穆里延等約索學薩里罕手署及印文詐為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瓌都上變封題作已經開拆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畫分明者稱御史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此書約索拾得之其書畧曰托卜嘉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應是

知得上意伊里布丞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毫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格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教薩古令史却寫白字書來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寘薩古爐炭上薩古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薩古曰爾苦矣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寃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

死使色呼琿殺薩里罕於汴族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哲格者能契丹小字嘗從薩里罕特默者陜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者皆族誅薩里罕親屬坐是死者二十餘人魯王烏哲孫頁嚕候薩里罕於汴色呼琿執之頁嚕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色呼琿亦殺之其家訟於朝海陵不問但賜錢二百萬瓌都遷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約索為同知博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

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薩里罕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指蕭玉也蕭玉名老人故云然約索在博州數歲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初詔復薩里罕官爵三年追封金源郡王謚莊襄以郡王品秩官為營葬十七年配享太宗廟庭

諾延溫都思忠本名伊里布阿卜薩水人太祖伐遼是時未有文字凡軍事當中覆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詔還軍傳致詔辭雖往復數千言無少

誤及遼人議和思忠與烏陵阿贊謨往來專對其間號扎拉扎拉者漢語云行人也自收國元年正月遼人遣僧嘉努來使者三往反議不決使者薩喇至遼遼人殺之遼主自將至圖們大敗歸復遣使議和太祖使呼圖克昆往書曰若不從此呼圖克昆但送至界上或如薩喇殺之惟所欲者天輔三年六月遼大册使太傅實訥埒以册璽至上京一舍先取册文副録閱視文不稱兄不稱大金稱東懷國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幹希尹

定册文義指楊朴潤色和碩台阿薩爾高慶裔譯契丹字使贊謨與實訥埒偕行贊謨至遼見遼人再撰册文復不盡如本國旨意欲見遼主自陳閽者止之贊謨不顧直入閽者相與摶擽折其信牌遼人懼遽遣贊謨歸太祖再遣贊謨如遼遼人前後十三遣使和議終不可成太祖自將遂克臨潢其後伐宋思忠從宗翰軍封劉豫為齊帝思忠為傳宣使俄授穆昆從宗弼克和尚原還為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改蒲州防禦使元帥府

在陝西者其官屬徃徃豪壓貧民為奴起遣工匠千人東來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聞詔皆還之為行臺尚書左丞是時贊謨為行臺參知政事思忠黷貨無厭贊謨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秉德於行臺贊謨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贊謨殺之是歲思忠為尚書右丞俄進平章政事封鄗國公進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國公大德三年致仕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禮見謂思忠曰卿神氣康實

習先朝舊事舍卿無能知者當為朕起共治國政對曰君之命臣敢不敬從但恨老病踈謬無以塞責耳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宫拜太傅領三省事封齊國王尋拜太師兼勸農使已而罷中書門下省不置領三省事置尚書令位丞相上思忠為尚書令特置散從八人聽隨至宫省奏對賜坐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風思忠建白封王者皆降封異姓或封公或一品二品階惟封思忠廣平郡王賜以玉帶思忠言百官不當封妻海陵從之惟封

思忠次室為郡夫人而思忠亦自謂太祖舊臣頗自任雖海陵遂非拒諫而思忠盡言無所避海陵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悅謂思忠曰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為期海陵曰何久也朞月耳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今百姓愁怨師出無名江淮間暑熱湫濕不堪久居未能以歲月期也海陵怒顧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畏恐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茍有補於國家死亦何

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正統爾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伊德識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問哉海陵既不用思忠言運四方甲仗於中都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盜賊海陵盡籍丁壯為兵思忠曰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皆不聽其後州郡盜起守令不能制契丹薩巴斡罕果反期年乃克之當是時海陵伐宋祁宰諫而死張浩進言被杖思

忠見疎孔彦舟畫策先取兩淮他無及者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深悼惜之親臨奠賻贈加等賜金螭車頭使者監護給道路費大定十二年詔復烏凌阿贊謨官爵贈特進上謂宰臣曰贊謨忠實剛毅雖古人無以過與思忠有隙遂勸海陵殺之今思忠子孫皆不肖亦陰報也初思忠已構殺贊謨遂納其妻曹氏盡取其家財產章宗即位贊謨女五十九乞改葬詔賜葬地於懷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

謙本名伊德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
託有以室家傳達者宫刑不肅士風頹敝如此其糾正
之初世宗至中都多放宫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
遣之例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宫心常怏怏大定二年
閏二月癸巳夜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殿上
命近臣迹火之所發十六位宫人袁六娘等六人告實
稱心等為之稱心等伏誅賞賜袁六娘六人放出宫為
良謙意宫殿被火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

紓修建上使張汝弼諭謙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瘡痍未復邊事未息豈遽有營繕也卿可悉之久之襲父思忠濟州明安利涉軍節度副使烏凌阿楚呼追捕逃軍至明安中謙畏其擾乃醵民財買銀賂楚呼事覺楚呼抵罪謙坐奪明安遇赦求叙上曰伊德無自與贓使復其所

諾延温都烏達太師思忠姪也天會間充女直字學生學問通達觀書史工為詩選為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

事轉行臺右司郎中入爲左司員外郎累官同知大興尹京師盜賊止息事無留滯再遷刑部尚書改定海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改吏部正隆伐宋爲武定軍都總管世宗即位遣使召之授咸平尹爲北邊行軍都統改會寧尹都統如故是時初定斡罕人心未安烏達爲治寬簡多備禦謹斥堠邊郡以寧改北京留守以廉察舉烏達所在有能名無私過由是入拜參知政事世宗諭之曰凡在卿上者行事或不當理咨稟不從卿以所見

奏聞下位有可用之才當推薦之久之屬疾上命左宣徽使欲嗣暉往視遣醫治療明年四十七上聞悼惜之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勑有司致祭久之上謂侍臣曰故參知政事烏達刑部尚書彦忠滄州節度使鄂博庫侍郎徳斡郎中固納皆為人忠直後進中少有能及之者朕樂得忠直之人有如烏達輩者乎卿等為朕舉之其見思如此

昂本名瓚都景祖弟伯赫之孫咱斡之子幼時侍太祖

太祖令數人兩兩角力時昂年十五太祖顧曰汝能此乎對曰有命敢不勉遂連仆六人太祖喜曰汝吾宗弟也自今勿遠左右居數日賜金牌令佩以侍年十七太祖伐遼謂之曰汝可擐甲從軍矣昂遂佩所賜金牌從軍太祖平燕策功賜甲第一區天輔六年宗翰駐北安州聞遼主延禧在鴛鴦濼遣諸延溫都思忠請命於古倫貝勒果願以所部軍追之果不能決乃遣昂與思忠詣宗翰議其事遂定天會二年南京叛軍帥棟摩遣昂

劉彥宗分兵討之宗望伐宋承制以為河南諸路兵馬都統稱金牌郎君及攻汴州宗弼與昂以兵三千為前鋒比暮昂先以兵千人馳至其北門時軍中遣使入城宋人不納昂諭之以事遂得入宗望至汴令棟摩達蘭等屯于城之東北隅慮宋主遁去遣昂等率輕騎環城巡邏昂所領止八穆昆遇敵萬人與戰敗之其步軍溺死於汴者過半七年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為堅守計有兵數千

列陣於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宗輔定陝西宗弼經畧熙秦遣昂與薩里罕領兵八千攻取河西郡縣昂等遂取寧洮安隴二寨進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樂州其都護及河州安撫使郭寧偕降復進取三寨至西寧州都護許居簡以城降吐蕃酋長之孫趙鈐轄率其所部木波首領五人來降昂別領軍四千往積石軍降其

軍及所部五寨官吏追吐蕃鈐轄等十二人至鄜州招之不下攻取之天眷元年授鎮國上將軍除東平尹明年夏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軍五千倉卒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以為疑兵自以精兵陳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襲之至清口飛衆泛舟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昂乃附水屯營夜將半忽促衆北行諸將諫曰軍士遠涉泥淖饑憊未食恐難遽行昂怒不應鳴鼓督

之下令曰鼓聲絶而敢後者斬遂棄營去幾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刧營無所得而去諸將入賀且問其故昂曰汾流而下者走也泝流而上者誘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勢不便利其襲我必矣衆皆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鄧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為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鄧城中西南隅有塹深大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塡之岳飛乃退在東平以入知

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為聲援飛乃退在東平七年改益都尹遷東北路招討使改宗義軍節度使遷會寧牧天德初改安武軍節度使遷元帥右都監轉左監軍授上京路額勒敏哈爾琿河世襲明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明安不足酬也益以四穆昆昂受親管穆昆餘三穆昆讓其族兄弟拜樞密副使轉太子少保進樞密使尚書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昂五十久之拜太尉封潘國公進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國公

累進封莒衛齊兼樞密使太保如故海陵南伐分諸路軍為三十二總管分隷左右領軍大都督府遂以昂為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築臺于江上名昂及右領軍副大都督富勒琿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矣富勒琿曰舟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昂與富勒琿明日先濟昂懼欲亡去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既而至揚州軍變海陵死世宗即位遼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襃敞色達宗浩與其壻牌印祗候輝罕

等奉表賀登寶位大軍北還昂恐宋人躡其後即以罷兵移書于宋二年入見世宗深慰勞之進封漢國公拜都元帥太保如故罷元帥府於山東經畧邊事未幾奉遷睿宗皇帝梓宮於山陵以昂為勅葬使事畢還山東三年召至京師以疾薨年六十四上為輟朝親臨奠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疋昂在海陵時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常面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太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為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

其妻大氏海陵庶人從母姊也恠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聞者稱之睦於兄弟尤善施予其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帳衣衾器皿僕馬之屬常預設於家即命駕相就為具歡樂終日盡以遺之即日使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為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為子孫奴耶君子以為達

贊曰薩里罕溫都思忠瑣都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

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薩里罕既自以言致疑猶與大臭辦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凌阿贊謨廉直自奮思忠擠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室而欲其貲此何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矣正隆之末瓊都位三公居上將内不肯與謀外不肯與戰逼側趑趄苟免自全大臣之道

固若是乎

高楨遼陽渤海人五世祖模翰仕遼官至太師楨少好學嘗業進士斡魯討高永昌已下瀋州永昌懼偽送欵以緩師是時楨母在瀋州遂來降告以永昌降欵非誠斡魯乃進攻既破永昌遂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授明安天會六年遷尚書左僕射判廣寧尹加太子太傅在鎮八年政令清肅吏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提點河北西路錢帛事天眷初同簽會寧牧及熙宗幸

燕兼同知留守封戴國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濟出守中京以禎為同判俄改行臺平章政事為西京留守封任國公是時吳霄軍民皆南徙穆昆布木者因之嘯聚為盜海陵患之即以禎為中京留守命乘驛之官責以平賊之期賊平封河内郡王海陵至中京禎警夜嚴肅有近侍馮僧嘉努李街喜等皆得幸海陵嘗夜飲干禁禎杖之瀕死由是權貴皆震慴遷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進封代王太子太保行御史

大夫如故楨久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為言當路者忌之薦張忠輔馬諷為中丞二人皆險詖深刻欲令以事中楨正隆例封冀國公楨因固辭曰臣為衆小所嫉恐不能免尚可受封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革書空獨語曰某事未決某事未奏死有餘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致奠賻贈加等楨性方嚴家居無聲伎之奉雖甚暑未嘗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不一談笑其簡默如此

白彦敬本名約索博勒和部族人初名彦恭避睿宗諱改焉祖頠布根父阿蘇仕遼為率府率彦敬善騎射起家為吏補元帥府令史伐宋為錢帛司都管勾立三省選為尚書省令史除都元帥府知事招諭諸部授以金牌行數千里有功超遷兵部郎中熙宗罷統軍司改招討司遣彦敬分僚屬收牌印諭諸部隸招討司還為本部侍郎遷大理卿出為通州防禦使改刑部侍郎恕家吾誣閑府慎思與西北路部族謀叛彦敬鞫得其實海

陵嘉之還簽書樞密院事以便宜措置邊防正隆六年調諸路兵伐宋及調民馬使彥敬主會寧扶餘呼爾哈三路事改吏部尚書充南征萬戶還樞密副使契丹薩巴反樞密使布薩呼圖等以無功坐誅以彥敬為北面行營都統與副統赫舍哩志寧以便宜往賜御服皮襖行至北京聞南征諸軍逃歸者皆奔東京欲推戴世宗彥敬與志寧謀陰結會寧尹完顏富色里利涉軍節度使通吉義圖之世宗已即位使舒穆嚕伊德伊喇赫伯

等九人招彦敬志寧彦敬拒之使伊德跪伊德不屈皆殺之及完顔默音將兵攻北京彦敬使偏將率兵拒於建州之境而通吉義先歸世宗富色里稱疾不至世宗遣人秉夜揭牓於北京市購以官賞彦敬志寧恐為人圖己遂降以為哈斯罕節度使不數月名為御史大夫斡罕僭帝號諸軍馬瘦弱遣彦敬往西北路招討司市馬得六千餘匹斡罕敗西走山後完顔思敬以新馬三千備追襲彦敬屯于夏國兩界間斡罕平召還為兵

部尚書出爲鳳翔尹改太原尹兼河北東路兵馬總管尋改河中尹大定九年卒于官

張景仁字壽甫遼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貞元二年與翟永固俱試禮部進士以尊祖配天爲賦題忤海陵旨語在永固傳大定二年布薩忠義伐宋景仁掌其文辭宋人議和朝廷已改奉表爲國書稱臣爲姪但不肯世稱姪國往復凡七書然後定其書皆景仁爲之世宗稱其能嘗曰今之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指事達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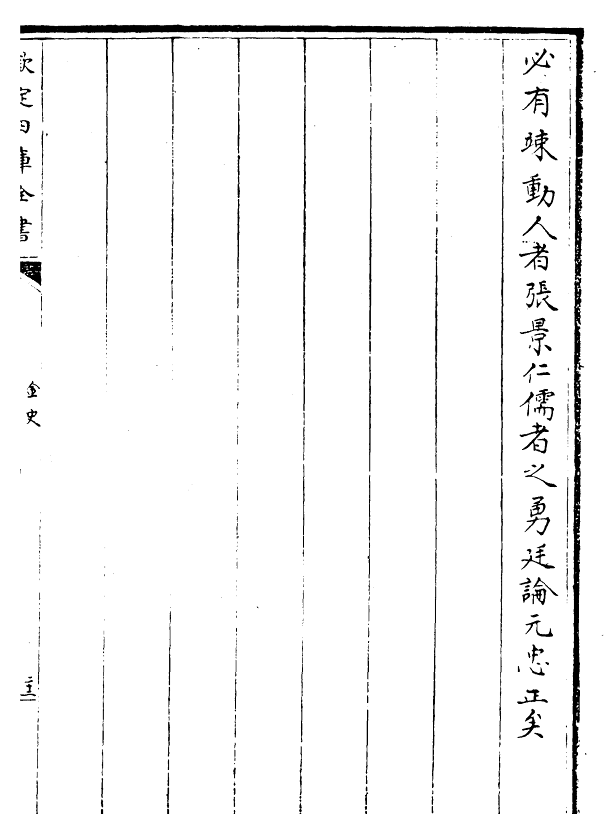
辨而裁真能文之士也五年罷兵入為翰林直學士七年遷侍講八年為詳讀官宋國書中有寶鄰字景仁奏鄰字太涉平易上問累年國書有鄰字否命一一校勘六年書中亦有之上責問六年詳讀官劉仲淵右丞石琚亦請罪曰臣嘗預六年詳讀上曰此有司之過安得一一責宰臣耶詔有司就諭宋臣王掄使歸告其主後日國書不得復爾仲淵時為禮部侍郎降石州刺史景仁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久之上召景仁讀陳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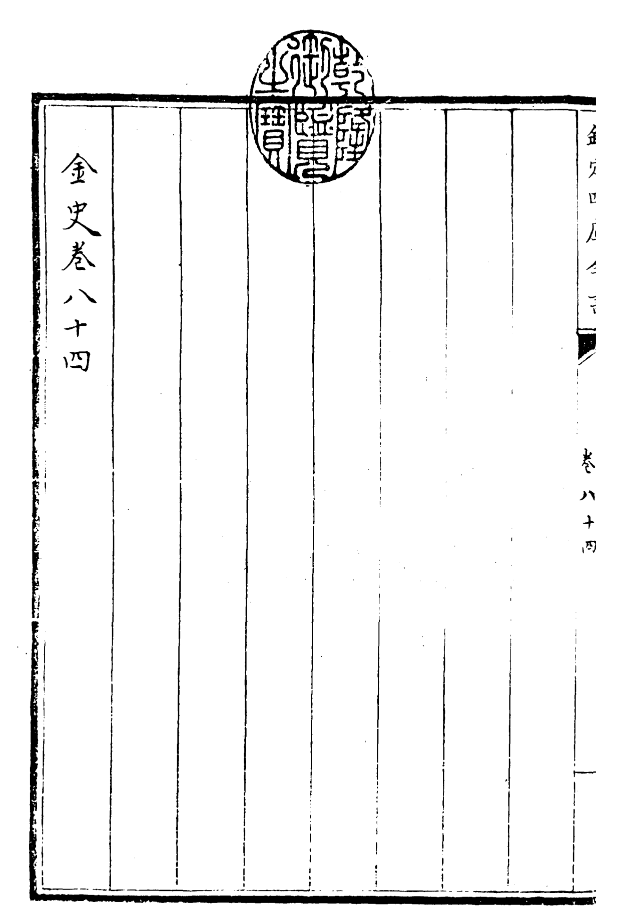
字上問事欵幾何景仁率易少周密對曰二十餘事復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餘皆無謂也明日上召景仁責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觀之中復有不可行者卿謂無謂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嘗使卿分别可否卿輒專可否何也自令戒之十年兼太常卿學士同修國史如故轉承旨兼修國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名為御史大夫仍兼承旨修國史世宗謂景仁曰卿博學老儒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後行之斯為稱矣不能如古之

人衆人不獨誚卿亦謂朕不能知人卿醉中頗輕脫失
言當以酒為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頗率易不可
任臺察景仁被詔就臺中治監察罪輒以便服視決罰
上聞之責景仁曰朕初用卿為大夫或言卿不可居此
官今果不用故事率易如此卿自慎不然黜罰及矣景
仁頓首謝未幾詔葬元妃李氏于海王莊平章政事烏
庫哩元忠提控葬事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
元忠不奏決之四十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

臣禮上曰卿劾奏甚當使左宣徽使富察鼎壽傳詔戒勑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決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當自咎勿復再元忠尚豫國公主怙寵自任倨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肅然是歲薨

贊曰高楨以舊勞爲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繩治無所避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直己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嚮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讜論


必有竦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金史卷八十四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顧崇潙

謄錄監生臣劉雲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八十五至八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二十七

金史卷八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三

世宗諸子

永中本名薩喇勒　永蹈本名尼楚赫　永功本名桑阿子璹

永德本名恩楚　永成本名哈雅　永升本名錫卜察

世宗昭德皇后生顯宗趙王蘇尼越王薩魯元妃張氏

生鄗王永中越王永功元妃李氏生鄭王永蹈衛紹王
永濟潞王永德昭儀梁氏生豫王永成才人舒穆嚕氏
生夔王永升蘇尼薩魯皆早卒

鎬王永中本名薩喇勒又名烏遜大定元年封許王五
年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
拜樞密使十九年子實古納加光禄大夫是歲改葬明
德皇后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張氏陪葬十一月庚申
自磐寧宫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黄繖者前導

俄頃皇后柩出磐寧宮顯宗徒跣少府監張僅言呼執黄繖者不應既葬僅言欲奏其事顯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繖人誤耳僅言乃止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悅顯宗勸之曰宗正之職自親及疎自近及遠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之貴豈以官職閒劇為計邪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問起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禄大夫實古納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

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天平山好水川清暑顯宗薨于中都詔曹王永功視章宗召永中赴行在是歲與章宗及永功等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復為樞密使是歲世宗乃賜諸孫名實古納曰瑜實圖美曰璋阿索美曰玘阿里罕曰瑑二十七年玘年十五以上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起復判西京留守進封漢王與諸弟各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二千貫重幣三百端絹

二千匹再賜永中修公廨錢三百萬特加實古納銀青榮禄大夫阿里罕奉國上將軍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吴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永升奔喪後期皆各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永中適有寒疾不能至上怒頗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須來二月丙戌禫祭永中始至入臨辛卯始克行燒飯禮壬辰永中及諸王朝辭賜遺留物禮遇雖在而嫌忌自此始矣四月進封并王三年判

平陽府事進封鎬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為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望風㫖過為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不堪殊鬱鬱乃表乞閒居詔不許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門户出入毬獵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東提刑判官伯勒赫坐私謁永中杖一百解職前近侍局副使費摩克爾森嘗受永中請託為實古納求除官克爾森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猶坐免故尚書右丞張汝

弼永中母舅也汝弼妻高托噶自大定間畫永中母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為永中求福希覬非望明昌五年高托噶坐詛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鎬王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里罕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詔同簽大睦親府事膏御史中丞孫即康鞫問并求得第二子實圖美所撰詞曲語不遜家奴德格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為大王以爾為妃詔遣官覆按狀同再遣禮部尚書張暐兵部侍郎烏庫哩慶裔覆之

上謂宰臣曰鎬王祇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事馬琪曰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詔以永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對便殿皆曰請論如律惟宮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罪詔賜永中死實圖美阿里罕等皆棄市勑有司用國公禮收葬永中平陽府監護官給葬具妻子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詔復永中王爵賜謚曰厲敕實古納

於威州擇地以禮改葬歲時祭奠貞祐二年詔徙永中妻子實古納等鄭州安置貞祐三年太康縣人劉全甞為盜亡入衞真界詭稱愛王所謂愛王指實古納實古納實未嘗有王封小人妄以此目之劉全欲為亂因假託以惑衆誘王氏女為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東平人李寧居嵩山有妖術全同縣人時温稱寧可論大事乃使范元書偽號召之寧至推為國師議僭立事覺全温寧皆伏誅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永中子孫于南京興

定二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奮發令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為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遣歐榮輩結構逆黨市兵仗大署旌旗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十餘人永中子孫禁錮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幾四十年天興初詔弛禁錮未幾南京亦不守云

鄭王永蹈本名尼楚赫初名徹格爾大定十一年封滕王未期月進封徐王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

六年為大興尹章宗即位判彰德軍節度使進封衛王
明昌二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初崔温郭諫馬
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畢慶壽以告
永蹈郭諫頗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諫相已及妻子諫說
永蹈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
元妃長子不與諸王比也永蹈召崔温馬太初論讖記
天象崔温曰丑年有兵災屬兔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
位郭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主丑後寅前

兵戈僣亂事永蹈深信其説乃陰給内侍鄭兩兒伺上起居以崔温爲謀主郭諫馬太初往來游説河南統軍使布薩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爲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富拉塔致書于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諫永蹈不聽董壽以語同輩奴遷嘉努上變是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政事完顏守貞參知政事胥持國户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瑪

哈鑑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上怒召守貞等問狀右丞相瓜爾佳清臣曰事貴速絶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玉二子安春愛新公主長樂自盡富拉塔崔温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布薩揆雖不聞問猶坐除名董壽免死隷監籍遷嘉努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叙使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改葬賜謚曰刺以衞王永濟子阿禪為永蹈後奉其祭祀

越王永功本名桑阿又名廣孫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笑勇健絶人涉書史好法書名畫大定四年封鄭王七年進封隋王十一年進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書上曰侍郎張汝霖汝外舅行也可學為政十七年授庫庫圖世襲明安十八年改太興尹世宗幸金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户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親軍人止一蒼頭兩彈壓服勤為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

蒼頭使彈壓待罪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嫗與男婦憩道傍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為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

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黄氏望雲王氏豪猾不逞永功發其罪畿内肅然二十三年判東京留守是月改河閒尹閲月改北京留守居無何上謂宰臣曰朕聞永功到北京為政無良雖朕子萬一敗露法可廢乎朕已戒勅永功卿等可諭其長史俾匡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東京留守世宗幸上京過東京永功從明年上還至天平山好水川皇太子薨詔永功護喪事尋拜御史大夫章

宗封原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趙王永中及永功兄弟皆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大宗正事應州僧與永功有舊將訴事于彰國軍節度使伊喇呼喇求永功手書與呼喇為地呼喇得書奏之上謂宰臣曰永功以書囑事呼喇此雖細微不可不懲也凡人小過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懲庶幾能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無私臣下敢不敬畏於是永功解職未幾復判大宗正事章宗即位除判平陽府事進封冀王永功之官隨引醫人沈

思存過制限當解職上曰朕知此事當痛斷監奴及治府掾長史管轄府事者罪仍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至徒永功曲庇之平陽治中高德裔失覺察笞四十於是永功改判濟南府詔永功曰所坐雖細事法令不得不如此今已釋矣後毋復然濟南先帝舊治風土甚好可悉此意也改授山東西路巴喇袞世襲明安二年判廣寧府事進封魯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元年進封鄆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八年復判

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譙王判中山府事明年進封越王宣宗即位免常參明年從遷汴京久之詔永功每月朔一朝興定四年詔永功無朝五年有疾賜御藥疾革賜尚醫診視一日五遣使候問是歲薨上哭之慟謚曰忠簡子福孫壽孫尼瑪哈大定二十六年詔賜福孫名璐壽孫名璹尼瑪哈名琳是年璐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封蕭國公初為興陵崇妃養子常居京師奉朝請泰和五年卒章宗輟朝百官進名

奉慰

璹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為詩工真草書大定二十七年加奉國上將軍明昌初加銀青榮禄大夫衛紹王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貞祐中封胙國公正大初進封密國公璹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咏為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永功薨後稍得出游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

王宗室顛沛奔走璹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
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
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
聽客去樂而不厭也天興初璹已卧疾論及時事嘆曰
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顏氏一族歸吾國中
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何復望是時曹王出質璹見哀
宗於隆德殿上問欲何言璹奏曰聞額爾克欲出議和
額爾克年幼不苦諳練恐不能辨大事臣請副之或代

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于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薨年六十一平生詩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第五子守禧字慶之風神秀徹璹特鍾愛嘗曰平日所蓄書畫將以付斯子及汴城降守禧病卒年未三十

潞王永德本名恩楚大定二十五年與章宗及諸兄俱

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秘書監二十九年進判秘書監進封瀋王明昌元年授山東東路巴喇袞必喇明安三年進封豳王五年遷勸農使承安二年進封潞王承安三年再任勸農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日進酒後期有詔勿問衛紹王時累遷太子太師宣宗即位改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遷判大睦親府事子鄂倫賜名瑛

豫王永成本名哈雅又曰羅索母昭儀梁氏永成風姿

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瀋王以太學博士王彦潛為府文學永成師事之十一年進封豳十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秘書監明年授世襲山東東路巴喇衮明安判大睦親府事既而改中都路額特赫格們明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武軍節度使事尋改判廣寧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為御史大夫章宗即位起復進封吳判真定府事明昌元年

改山東西路佛們必喇明安明年進封兖坐率軍民圍

獵解職奉表謝罪上賜手詔曰卿親賓肺腑夙著忠純

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冲人之繼統愈明忠

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毫楮莫窮用是

起之苫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荐更蕞

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恥哉鎮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

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獵頗擾部民法

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遂於

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閒之小誡欲成終始之鴻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慎者修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之悔前人所行可為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韋復之晚朕素不工詞翰臨文草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未幾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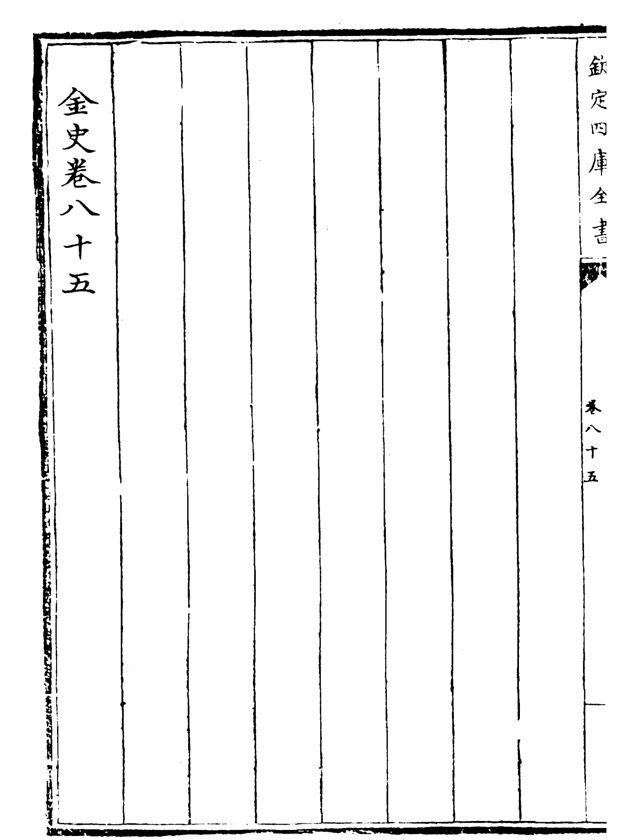
沁南軍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成誕日親為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啟金縢之語當世榮之七年改判平陽府事承安改元以覃恩進封豫明年冬進馬八十匹以資守禦之備上賜詔奬諭曰卿夙有儁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砥礪忠義方分憂於外服來輸駿於上閑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盡心於體國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嘉奬五年再任俄召還以疾不能入見上親幸其第臨

視泰和四年薨訃聞上為之震悼賻贈甚厚謚曰忠獻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錫卜察一名鶴壽大定十一年封徐王進封虞王二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吏部尚書授山東西路安巴珠赫必喇明安章宗即位加恩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

封曹王久之改封宛王衛紹王即位徙今封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永升年高素羸疾詔宮中聽扶杖尋薨既殯燒飯上親臨奠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金史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二十八

金史卷八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四

李石子獻可 完顏福壽 通吉義本名呼拉布

烏雅富埒赫 烏雅普霞努 烏雅扎拉

李師雄 尼瑪哈楚呼 富珠哩定方本名阿哈

瓜爾佳呼喇 富察鄂倫 瓜爾佳扎拉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弟也先世仕遼為宰相高祖仙壽嘗脫遼主之舅於難遼帝賜仙壽遼陽及湯池地千頃他物稱是常以李舅目之父綽爾齊桂州觀察使高永昌據東京率衆攻之不勝而死石敦厚寡言而器識過人天會二年授世襲穆昆為行軍明安睿宗為右副元帥引置軍中屬之宗弼八年除禮賓副使轉洛苑副使天會十五年置行臺省於汴為汴京都巡檢使歷大名少尹汴京馬軍副都指揮使累官景州刺史

海陵營建燕京宫室石護役皇城端門海陵遷都燕京石隨例入見海陵指石曰此非葛王之舅乎葛王謂世宗也未幾除興中少尹石知海陵忌宗室頗歎前日之言秋滿託疾還鄉里世宗留守東京禦契丹瓜里石留東京巡察城中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察世宗動靜知軍李富色克知存福謀以告世宗石因勸世宗先除存福然後舉事世宗從之大定元年以定策功為户部尚書無何拜叅知政事阿蘇毅同知中都留守富察薩

勒扎遣使奉表東京而羣臣多勸世宗幸上京者石奏曰正隆遠在江淮寇盜蠭起萬姓引領東向宜因此時直赴中都擣腹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惟陛下無牽於衆惑上意遂決即日啓行世宗納石女後宮生鄭王永蹈衛紹王永濟是為元妃李氏三年戸部尚書梁球上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偽相雜請一切停罷石買華去舊帖下倉支粟倉司不敢違以新粟與之上聞其事以問梁球梁球對不以實上命尚書左

丞翟永固鞠之梁球削官四階降知火山軍石罷為御史大夫久之封道國公六年上幸西京石與少詹事烏庫哩薩哈守衛中都宮闕詔曰京師巡徼不可不嚴近都明安內選士二千人巡警仍給口粢芻粟謂宰臣曰府庫錢幣非徒聚貨也若軍士貧弱百姓困乏所費雖多豈可已哉故事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問起居上以使傳頻煩命二十日一進表七年拜司徒兼太子太師御史大夫如故賜第一區安化軍節度使圖克

坦子溫平章政事喀齊喀之姪也贓濫不法石勍之方
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宰相或問石奏事何
久石正色曰正為天下姦汚未盡誅耳聞者悚然一日
上謂石曰御史分别庶官邪正卿等惟劾有罪而未嘗
舉善也宜令監察分路刺舉善惡以聞石司憲既久年
寖高御史臺奏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新條改斷者上
曰若在制前行者豈可改也上御香閣召中丞伊喇道
謂之曰李石耄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不當豈涉

於私乎他日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善惡邪正無語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舉一二善士亦不負此職也十年進拜太尉尚書令詔曰太后兄弟惟卿一人故命領尚書事軍國大事涉於利害議其可否細事不煩卿也進封平原郡王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奏事石神色不懌世宗察之謂石曰守道所奏既非私事卿當共議可否在上位者所見有不可順而從之在下位者所見雖當則遽不從乎豈可以與已相違而蓄

恕哉如此則下位者誰敢復言石對曰不敢上曰朕欲於京府節鎮運司長佐三員內任文臣一員尚未得人石奏曰資考未至不敢擬上曰近覩節度轉運副使中才能者有之海陵時省令史不用進士故少尹節度轉運副使中乏人大定以來用進士亦頗有人矣節度轉運副使中有廉能者具以名聞朕將用之朝官不歷外任無以見其才外官不歷隨朝無以進其才中外更試庶可得人他日上復問曰外任五品職事多闕何也石

對曰資考少有及者上曰茍有賢能當不次用之對不稱旨上表乞骸骨以太保致仕進封廣平郡王十六年薨上輟朝臨弔哭之慟賻錢萬貫官給葬事少府監張僅言監護親王宰相以下郊送謚襄簡石以勳戚久處腹心之寄内廷獻替外罕得聞觀其效圖克坦子溫退答宰臣之問氣岸宜有不能堪者時論得失半之亦豈以是耶舊史載其少貧貞懿后周之不受曰國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感泣曰汝茍能此吾復何

憂及中年以冒粟見斥衆譏貪鄙如出二人史又稱其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為相其人以事見石惶恐石曰吾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能為長者言如是人與他日氣岸逈殊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絶有司謂兵為國根本如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無爭是為長久之術趣有司按問自是軍民之爭遂息北京民曹貴謀反大理議廷中謂

貴等陰謀久不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論斬石是之又議從坐久不能決石曰罪疑惟輕入詳奏其狀工從之緣坐皆免死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與丞相赫舍哩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為此無益議遂寢是皆足稱云世宗在位幾三十年尚書令凡

四人張浩以舊官完顏守道以功圖克坦克寧以顧命石以定策他無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子獻可達可

獻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中進士第世宗喜曰太后家有子孫舉進士甚盛事也累官戶部員外郎坐事降清水令名為大興少尹遷戶部侍郎累遷山東提刑使卒衛紹王即位以元舅贈特進追封道國公子道安擢符寶郎

完顏福壽哈斯罕人也父和卓國初來歸授明安天眷二年福壽襲父和卓職授定遠大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海陵省併明安穆昆遂停封正隆末海陵伐宋福壽領洛索塔坦二明安由山東道進至泰安既受甲福壽乃誘將校北還而高忠建盧萬嘉努等亦各率衆萬餘俱歸東京欲共立世宗至遼口世宗遣圖克坦思忠府吏張穆隆阿等來迎察其去就思忠等以數騎馳入軍中見福壽等問曰將軍何為至此福壽等向南指海

陵而言曰此人失道不能保天下國公乃太祖皇帝親孫我輩欲推戴為主以此來耳諸軍皆東向拜呼萬歲為書以授思忠於是督諸軍渡遼水徑至東京城下即諭軍士擐甲入衛宮城殺高存福等明日與諸將及東京吏民從博索路兵馬都總管完顏默音勸進世宗即位以福壽為元帥右監軍賜以銀幣御馬初默音之至也大會諸軍以福壽之軍居左高忠建軍居右忠建曰何以我軍為右軍默音曰樹置在我爾曷敢言福壽曰

始建大事左右軍高下何足爭也遂讓忠建為左軍世宗聞而賢之未幾從完顏默音討白彥敬赫舍哩志寧于北京是冬上聞臨潢尹兼元帥左都監烏哲庫等與斡罕戰不利命福壽將兵進討已敗賊俘獲生口萬計世宗以赫舍哩志寧代之召還授興平軍節度使復其世襲明安尋領濟州路諸軍事大定三年卒

通吉義本名呼拉布哈斯罕人也徙居遼陽之阿穆濟山祖輝罕父宸拉收國二年哈斯罕來附宸拉領戶三

百遜為穆昆察拉長子扎古次子呼實與義同母察拉死呼實欲承穆昆義曰長兄雖異母不可奪也呼實乃以穆昆歸扎古人咸義之義以質子至上京善女直契丹字為管勾御前文字天會十五年擢右監門衛大将軍除寧化州刺史察廉遷德呼勒部節度使復州防禦使改珠嚕部族節度使河南路統軍都監為武勝軍節度使邊郡妄稱寇至統軍司徙居民於汴義獨不聽曰與官屬擊毬游宴統軍司使人責之義曰太師梁王南

伐淮南死者未葬亡者未復彼豈敢先發此城中有権
場若自動彼將謂我無人既而果無事統軍謝之請以
沿邊唐州等處諸軍明安皆隸于義貞元元年改唐古
部族節度使為彰化軍改利涉軍節度使是時海陵伐
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衆心都統白彦敬
自北京使人陰結義欲與共圖世宗頃之世宗即位義
即日來歸具陳所以與彦敬冡謀者世宗嘉其不欺以
為参知政事上謂義曰正隆率諸道兵伐宋若反旆北

指則計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嫡母阻兵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太祖之孫即位此其時也上曰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舉若太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斡罕必太熾今正隆已渡淮斡罕未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皆在此惟早幸中都為便上納之次榛子嶺世宗聞海陵死于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大定二年罷為益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賜金五十兩銀五百兩三年以疾致仕四年薨于家年七十一子和尚大定初除

應奉翰林文字佩金牌圖們額哩頁子薩哈連充護衛司史王德爾加保義校尉皆佩銀牌持詔書宣諭中都以南州郡及往南京諭太傅張浩中道聞海陵遇害南京及都督府皆奉表賀乃斗和尚為奉使擅廢置州縣官輒行殺戮詔尚書省鞫治之十九年詔以義孫引壽為實喇達哈世襲穆昆義性辯給善談論服玩不尚奢侈食不兼味云

贊曰章宗嘗問羣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為誰完顏守

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歎曰茍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顏默音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顏福壽讓忠建而已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通吉義最先至諸將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烏雅富埒赫率賓路卓多明安人改屬海蘭路祖色埒預平烏春烏木罕之亂及伐遼宋皆有功追授明安贈銀青光禄大夫父古頁襲明安富埒赫從太祖伐遼勇聞軍中天眷三年襲明安授寧遠大將軍累官武寧軍

節度使遷京兆尹海陵伐宋行武威軍都總管軍還為順義軍節度使圖克坦喀齊喀定秦隴富埒赫統完顏實訥埒延扎們都兵救德順州改延安平凉尹致仕封任國公大定十九年卒

烏雅普霞努率肩路錫馨河人也後改隸海蘭路父呼實罕天輔初追授明安親管穆昆普霞努身長有力多智畧襲其父明安穆昆階寧遠大將軍大德二年授陳州防禦使貞元元年改昌武軍節度使以善綏撫再任

海陵南征改歸德尹為神策軍都總管當屯濟州北至山東盜已據其城普霞務領十餘騎往覘之忽為其衆所圍乃與軍士皆下馬立而射之殺百餘人賊衆敗走迤邐襲之至暮而還明日攻破其城號令士卒毋害居民郡中獲安民感其惠為立祠以祭大定二年為慶陽尹元帥左都監圖克坦喀齊喀奏宋軍十萬據險阻剽掠郡邑請益師詔益兵七千與舊兵合為二萬遣普霞務與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領其軍以往卒于軍年六十一

子扎拉

烏雅扎拉銀青光祿大夫普霞努子也力兼數人勇果無敵正隆六年伐宋諸明安穆昆兵皆行州縣無備契丹瓜里陷韓州圍信州遠近震駭扎拉道出咸平遂率本部亟還信州與戰敗之已而賊復整兵環攻且登其城扎拉下巨木壓之殺賊甚衆瓜里乃解去扎拉左右手持兩大鐵簡簡重數十斤人號為鐵簡萬戶追及瓜里于韓州東八里許賊方就平野為陣扎拉身率鋭士

以鐵簡左右揮擊之無不僵仆賊不能成列乃易馬督軍復擊之賊衆大敗遂走東京咸平隆州民復帖然世宗即位扎拉謁見充護衛為驍騎副都指揮使領萬戶擊斡罕戰于托和大軍未集扎拉在左翼領六百騎與賊戰殺賊三千餘人宗亨富察世傑七穆昆戰不利世傑走扎拉軍賊合圍攻之扎拉圍拒而戰宗亨軍來援賊乃退西過諾爾嶺追及於陷泉賊先犯右翼扎拉迎擊之賊退走斡罕募人刺之偽護衛阿卜薩身長有力

奮大刀自後斫扎拉扎拉回顧以箭背擊阿卜薩折其右臂與赫舍哩志寧軍合擊賊遂大敗斡罕平以為宿直將軍賜銀三百兩重綵二十端丁父憂以本官起復襲其父明安除蔡州防禦使改宿州還昌武軍節度使徙鎮邠州為賀宋歲元使射淮上柳樹矢入其樹飲羽宋人素聞其名甚異之改鳳翔尹入為右副點檢出為興中尹改博索路總管高麗憚其威名凡以事至博索路者望見而跪之二十五年為興平軍節度使卒官扎

拉貞慤寡言平居極和易及臨戰奮勇見者無不辟易雖重圍萬衆出入若無人之境云

李師雄字伯威鴈門人也有才力喜談兵慕古之英雄故名師雄宋宣和中以騎射登科累官大名清平尉王師至大名師雄與府僚出降攝本路兵馬都監齊國建以為大總管府先鋒都統制知淄州齊廢為汴京馬軍都虞侯歴知寧海軍曹州刺史皇統二年為武勝軍節度使正隆末為河州防禦使宋將吳璘軍攻秦隴會師

雄以事就逮臨洮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謀欲出降師雄止之宋將權儀鞭馬方工浮橋師雄射之墜于橋下遂擒權儀宋即退後從元帥左監軍圖克坦喀齊喀以兵攻河州有功未幾以疾歸汴卒

尼瑪哈楚呼哈斯罕人初為大臭章京補元帥府通事宋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楚呼將輕騎數百與偵人數輩間道往救之敗敵兵六千翌日宋兵復圍下邳楚呼復敗之宋人攻濟州奪戰艦畧盡是時楚呼往宿

州分富勒呼軍還至大河與敵遇力戰敗之盡復戰艦王師復河南宋別將田胡陵夜襲貝勒布呼營士卒盡沒楚呼從東平總管併力戰却之元帥府賞以銀幣楚呼勇敢善伺敵虛實以此屢捷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為蕃部圖哩賜錢萬貫幣帛三百匹衣一襲馬二匹將之官河間尹大臭白于元帥請留楚呼以給邊事許之復賜錢萬貫銀二百五十兩重綵三百端馬三匹錄功授慶陽少尹海陵將伐宋而契丹反召入諭曰汝久在

邊陲屢立戰功昨遣樞密使布薩呼圖留守舒穆嚕懷忠等討契丹師久無功已寘諸法今命汝與都統白彥敬副統赫舍哩志寧進討因賜具裝廐馬四匹楚呼與彥敬等至北京未能進會世宗即位遼陽楚呼迎謁還輔國上將軍與都統烏哲庫副統琿討斡罕楚呼行至斡里與斡罕遇左軍小却楚呼挺槍馳入其陣手殺二十餘人賊乃退元帥布薩忠義自托和追之楚呼以前鋒追及于陷泉遂大敗之事平遷西北路招討使改東

北路楚呼與完顔思敬有隙思敬為東京留守奉詔至招討司楚呼不出餞世宗聞之遣使切責之曰卿本大臭章京起身細微受國厚恩累歴重任乃以私憾不餞詔使當内省自訟後勿復爾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而思敬為平章政事北路招討使楚呼以私取諸部進馬事覺被逮將走京師楚呼為人尚氣次海濱縣慨然曰吾豈能為思敬辱哉遂縊而死十九年詔以楚呼舊功授其子華善世襲布呼明安圖罕穆昆

富珠哩定方本名阿哈寧嘉河人也材勇絶倫海陵素
聞其名天德初召授武義將軍充護衛數月轉十人長
遷宿直將軍賜予甚厚尋為殿前右衛將軍又三月擢
殿前右副點檢世襲明安改左副點檢出為河南尹改
彰德軍節度使海陵南伐定方為神勇軍都總管大定
二年宋人陷汝州河南統軍使宗尹遣定方將兵四千
往取之汝州東南及北面皆山林險阻不可以騎軍戰
是時宋兵由鵶路出沒定方至襄城得敵虛實遂牒諭

汝州屬縣曰我率許州戍兵十二萬徑取汝州爾等可備糧草二十萬使人揚言欲據要路絶宋兵往來既而定方引兵趍鵶路宋人聞之果棄城遁去定方至魯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輕騎二百追至布袴又擊敗之遂復汝州授鳳翔尹宋人阻邊以本職行河南道軍馬副統率步騎六萬將由壽州進軍次亳州宋李世輔陷宿州定方從左副元帥志寧戰於城下時天大暑定方督戰馳突敵陣中出入數四渴甚因出陣下馬取水為人

所害年四十四上聞而閔之詔有司致祭賻銀五百兩
重綵二十端贈金紫光禄大夫
瓜爾佳呼喇上京桑阿屯明安人初在左副元帥達蘭
帳下以功授武德將軍襲其父穆昆正隆末山東盜起
呼喇為行軍明安討賊遇賊千五百人於徐州南敗之
山東路統軍司選諸軍八百人作十穆昆呼喇將之與
驍騎軍皆隸㸃檢司行至淮南海陵遣以騎兵三百二
十往揚州敗宋兵千五百人於宣化鎮布薩忠義伐宋

呼喇領萬户由泗州進戰遇敵於宿州殁于陣贈鎮國

上將軍

富察鄂倫上京伊蘇河人徙臨潢祖歡托和父穆遜俱

贈金紫光禄大夫鄂倫剛毅有技能天輔初以功臣子

充護衛遷左衛將軍定武軍節度使召為右副都點檢

天德初授世襲臨潢府路赫嚕錫蘭明安改東平尹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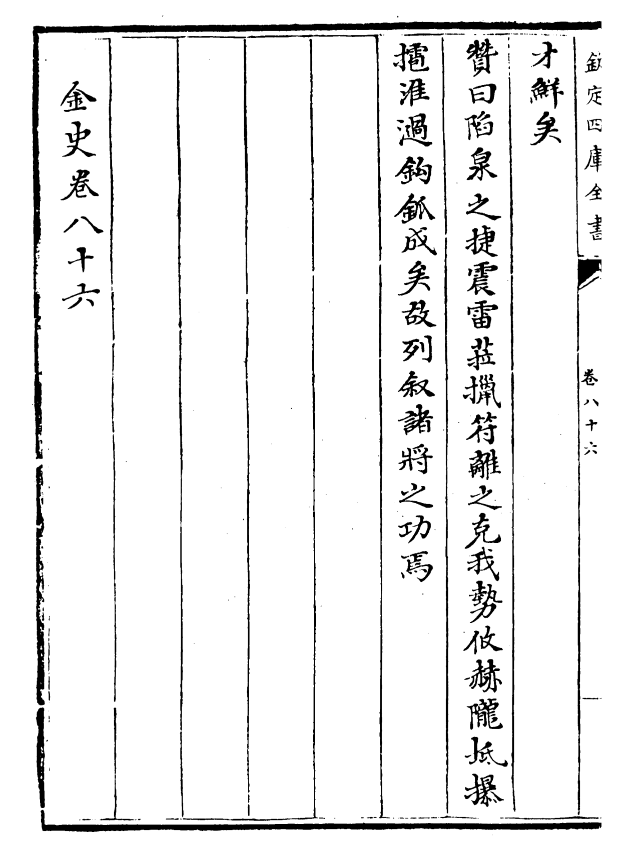
錢千萬累除河南尹海陵伐宋以本官為右領軍都監

大定二年仍為河南尹兼河南路都統軍使宋以萬人

據壽安縣嵩州刺史舒穆嚕圖喇押軍萬戶圖克坦蓮
布以巡兵三百遇于縣東請師於鄂倫鄂倫使明安完
顏呼沙呼率七百人助之宋兵多圖喇使士卒下馬跪
而射之宋兵不能當走入縣城圖喇進逼之宋人棄城
去追及于鐵索口復大敗之遂復壽安改北京留守大
定尹卒官
瓜爾佳扎拉隆州實霞庫河人祖布爾噶蘇國初授世
襲海蘭烏珠明安海蘭路總管父實訥官工部尚書扎

拉狀貌魁偉善女直契丹書天德初以功臣子充護衛二年授武義將軍未幾擢符寶郎凡再考出為灤州刺史改知平定軍事海陵南征為武威軍副都總管軍還大定二年授景州刺史遷同知京兆尹時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與宋將吴璘相拒於德順州元帥左都監阿克坦喀齊喀遣扎拉與諸將議策璋等議曰我兵屢勝而敵兵不退者知我軍少故也須都監親至方可破敵於是喀齊喀領兵四萬至遂下德順州入為殿前右

衛將軍襲父明安改左衛將軍遷右副點檢有疾丞相良弼視之謂所親曰此人國器也他人有疾吾未嘗往馬九年出為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仍賜金帶到官治有勤績邊境以安其斷獄公平道不拾遺遷臨潢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蕃部畏服改西北路招討使上遣使宣諭曰今諸部初附命汝撫綏當使治聲達於朕聽大定十二年卒扎拉性忠實內明敏每論大事超越倫輩太師勗嘗曰扎拉不學而知方之古人如此



才鮮矣

贊曰陷泉之捷震雷莊攞符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坻摽擂淮過鈎鉟成矣敬列叙諸將之功焉

金史卷八十六